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七

宋 姚鉉 編

銘乙 碣頌附摠一十五首

高道二

昭夷子趙氏碣頌 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二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孝門銘 柳宗元

暴虐二

佷石銘 皇甫湜

秦坑銘 司空圖

浮圖四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鐘銘

化成寺大鐘銘

李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橋梁二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彧

宅一

丹崖翁宅銘

元結

井一

井銘

柳宗元

冢一

文冢銘

劉蛻

昭夷子趙氏碣頌

井序

陳子昂

昭夷子諱元亮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
挾尤博雅耽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
郡長始居汲焉有二子禮興禮輅興官至臨潁縣丞輅
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禮興之季子也元精冲

懿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十七褐衣遊
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羣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玄
轂發機故蓬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阨不容其高
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
然無言唯採樂彈琴詠堯舜而已州將郡守穆然承風
君之道標浩如也因巡田入隴山見烏支丹穴密有潛
遁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遭命不造發痼疾而卒年
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為之

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
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展也之
道好由也之勇緬回也之仁侈宰予之言遺澹臺之行
務端木之智忌甯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
獨五味足六氣和通衆賢之不兼暢羣才之大適雖不
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閒言物飽其義吾常論人
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
不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其時歟其事歟

君故人雲居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內司馬子微終
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
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雍州司功太原王適
洛州叅軍西河宋之問安定主簿博陵崔璩咸痛君中
天鼎雖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謚
者行之迹君囊括世道位屯時艱困乎艱危光景不曜
乃共稽陟舊行考謚定名問于元著象曰昭夷遂謚曰昭
夷子皆歎曰才位不兼大運有數嘗哀時命而作頌云諸公

以子從君之遊最久故東翰叅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生昔者元精
汨滴陽九滔災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
家五百數終桀驚暴邪子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
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西伯考元厯在聖昌匪
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實逢其良投劒指揮奄有
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
尼負道周旋無勢一挈無土一屢然則大運之所來時

哉時哉隘業隘運巨功巨德苟非其時草木為伍昭夷
作頌闕云又嘗著汲人嚶記言變化之事且曰請爾靈
龜永宴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榮試甚
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
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錄
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

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
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已酉歲十月今
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
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
某等為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華
光而不為榮名介絜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
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

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
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邪去慈邪從容以求
其得之邪盍莽狼倖道之非邪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
頽墮聖圖壽離中就異欬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
為類空洞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此
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

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謩孫樵請銘其

笏曰

靈豸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唾笏
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
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
公笏緊拱折裂諍舌不廢膠榮領餽下偷上懷非公之
節孰為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壽州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
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
高高曾不是聽創鉅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
墳陷膚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跼踖殊類異俗
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
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
路涕慕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慙慙上動帝心旁達明神

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
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
昨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托饋獻其父老
病已不能啖啜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
漬涕洟遂於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
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
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

理神化陰中具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
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
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
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
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恨石銘

皇甫湜

恨石蒼蒼驪山之傍鑱朴礧癡嶷然四方昔秦皇帝謀
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礧於墳若有

憑依屹住中逵淫刑盛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很名
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新於野後聖有作
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穀木噫嘻暴秦虐
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摠奇力瘁財殫驅逐
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神憤其凶謫戍一呼九州風
從白挺荆棘指麾峭嶇險阻不闔干戈倒鋒屍露于劫
燼燼于童逢顛無依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
德洋洋厥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

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很石炯戒千春

秦坑銘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洪州大雲寺鍾銘

獨孤及

泰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鍾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形

形運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
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鍾大其器所以
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精法觀釋
法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
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
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于其間宏誓
既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
靈接祝融回祿髣髴交應越五月辛丑新鍾成於是此

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
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
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既而拘怒散渙與迴颺
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
霜天淩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
於是聆其音者貪騃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
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
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

衆乎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宏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
法器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
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鍾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為長金聲之動物者鍾為大相彼創
制本乎無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
其幾神乎故帝庭用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
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士所卜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

氏因而緝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有赫而鍾簴
未雄曰都維那某等顯允令德鬱為紀綱洞三學之奧
府張二嚴之巨翼以為是聲聞則有以敷衆美不則無
以遍十方乃同寅叶恭倡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
緇流輔仁而或勤或懋清信委施而為岡為陵於是乎
遠貿金精博召良冶鳧氏宰陶人翼鎔範修林樸植火
正叱咤以啓號風師闕怒而陳力巨扇咆哮洪鑪赫曦
煥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竇以決注下潛成於數闕

夫陰未凝陽為烈壤爆泉沸氣憤雲洩既旬而後實既
堅而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輪圓洞然而博暢仙
獸勒於下驪龍踏於上蓄精誠舍寥亮乃神工之既濟
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有度而體有經侈奄均厚薄
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祚雖鴻音未揚識者已知其妙
矣故縉衆咸躍善願克充而縣之衣冠里之髮彥聚捨
珍翫翕營層臺峻嶒百常沆瀣一色然後揮雲柱倚天
梯駢輓轡綰修索攢勳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

筍鱗顛以交扛猛以簾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椎乃
鏗威音潼溶而一吼虓響爰業乎三界上極有項下彌
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草塵滯褰開冥蒙滌
曠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冥機坐融其諸佛
神通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
是矣允釐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劒輪後四爰而長
擊故初起細而促漸登鏗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
壯於是壯也乃而畢為若是者何皆皇覺啓導抑揚之

深思也實欲普其念周乎仁張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謂霆鬪雷裂山傾河洩靈祇殲走猛毅僵蹙皆恐怖殺傷之事我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顥顥聖賢翼翼龍象以之懺薩以之引宣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忒住持我像教洋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鍾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復構他方聖衆

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巨會
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
矣而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
尉于右邑攝茲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
罷命我昭述式副羣心之望焉而主簿弘農楊量新尉
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奉天秩允恭仁祠
輔營樂石贊就厥美雖默者果得不言乎銘曰

靈鍾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

震擊鏗鏘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梵筵
一切苦輪悲熾然開我真聲咸息肩虛空有盡福無邊
神用廣大莫與先

化成寺大鍾銘

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羣動佛以鴻鍾警大夢而能發揮沉潛
開覺茫蠢則鍾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
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勲皇宮
所以旌豐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仍事作

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成寺大鍾者量
函千鈞聲盈萬壑蓋邑宰李公之所勅也公名有則系
玄元之英挺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
才略壯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
學古從政厯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之榮輝簡牘稽
首三復子孫其天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
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潛臻小康神明其道
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覩天宮崢嶸聞鍾聲瑣屑乃謂

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羣聳六時有所
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
毫挫於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
採鳧氏撰鴻鍾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
廉震驚金精轉潛以融熠銅液星熒而燿燿光噴日道
氣蔽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烟矗於遙海烜赫宇宙功
侔鬼神瑩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躩踞
縻金索以上絙懸寶樓而迭擊傍振萬壑高聞九天聲

動山以隱隱響奔電而闐闐救湯鑊於幽途息劒輪於
苦海景福膺嚮彼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宏濟羣物
又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人物之標準
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賈勇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間
心古容英骨秀氣洒落毫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
鏡無形而不燭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潔已
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
則舒名僧曰暉蘊虛常因調護賢哉六開士普聞八萬

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
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豪吏姑熟賢老乃緇乃黃
兒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恭
承德音敢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鍾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烜赫聲無邊
魑魅招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劒輪輟苦期息肩湯鑊
猛火停熾然愜悌賢宰人父母興工利物信可久傳芳
金鐘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鏡天中宅靈僊瀑之作風幹洞壑地洶山
鑿越之喬甌之隅人逸而腴其師其牧寺圯而復

石橋銘

并序

張嘉貞

趙郡汶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製造奇特人不知其
所以為試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礎闢方版促郁緘穹隆
崇豁然無楹吁可怪也又詳乎叉挿駢坐磨礮緻密甃
百象一仍餉灰壘腰纖鐵感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

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大深智遠慮莫能初是具
欄檻華柱鋟斲龍獸之狀蟠繞拏踞眈眈翕歛若飛若
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
臨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
毛填塞引弓擊水鱗甲攢會者徒聞于耳不覩于目目
所覩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莫之與京勅河北道推勾
祖庸黃復因使判官衛州司功叅軍河東柳渙繼為銘
曰

於繹工妙冲訊靈若架海維河浮龜役鵠伊制或微並
模蓋略析堅合異超涯截壑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
而竒在啟為博北走燕薊南馳溫洛駢駢壯轅殷殷雷
薄携斧拖繡騫駢視鶴藝入倂天財豐頌閣斲輪見嗟
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瞿聃

石橋銘

并序

張 或

閤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摠禁戎三萬北定河
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

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洙水伊何諸州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蔽制樸
斲紛揉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
橫包乘流迴透塊軋匠造琳琅族籒敞作洞門呀為石
竇賒莫筭盈一紀方就力將崩爭勢與空闔吞齊跨趙
倣夜防晝月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銓鍵撮我宇宙謂
之闕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
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

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孺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藻繡
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
告豪右

丹崖翁宅銘

并序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俗曰赤石國有唐
節者曾為瀧水令去官家于座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
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礚礚丹崖其

下誰家門前斷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峰為其四墉竹幽
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硎硎綺競石巔何得石巔翁
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
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井銘

井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甕甑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
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則塗滑而巔恒惟咨嗟怨惑
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

未晦果寒食刈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垆其利悠久
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
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千六大甑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
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
新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

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
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
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
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
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
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彫礲涂洑
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
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

常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跂倚耆欲躁
競忘之於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祭如星光如
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
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
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
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
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
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

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指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坤上之同人䷌離下乾上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土協吉纍纍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

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英將不崩不竭
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
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
為墟壤生蒿藟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陶甄以作器乎
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為土鼓為由桴以
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
殖乎祀為壇竈乎窾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
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

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為醴泉以味
乎諂口慎無禱為城社以孤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
雕斲傷性慎無萌為蘭茝以佩服見藝嗚呼介而為石
使之能言舒而為蟪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
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掩為
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饜
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具無崇乎含非珠玉
歛無裙襦後世詰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

蒼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

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唐文粹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八

宋 姚鉉 編

銘丙

銘陰附總九首

宰輔七

唐丞相逍遙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

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奇章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

城郡王劉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丞相逍遙公韋公墓誌銘

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逍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臯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

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虛播朱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溫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哲懷驚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篑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

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遵
德閑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
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闕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
教作法垂後許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
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邇心遐沓然朱
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
之野擇逍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
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

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
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氏生公
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成無間之
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
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
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
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邁疾
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

贈兵部尚書謚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
恒濟史偶然在疚靡所寘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
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閭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
傳精爽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
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峩峩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
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
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

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軋兇害直事
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
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讓子以續公賁冊書亦捧瑞
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
謀殲羿浞人或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
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

謬謬又刺汾澮遠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
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
薨殂閭中國瘁人哀喬嶽隕躋輔星昏霾天子涕涕迎
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
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
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

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
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
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
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
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
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公相玄宗有勞于
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
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

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趙郡李華為文銘公之德
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
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
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
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鄉
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
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
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

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
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
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
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
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蒞

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轎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
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
才非此運不揚元勲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于日月九天
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
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
壺關人祖闕
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
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
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闕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

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天寶之末胡羯
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計於
轅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
王經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
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
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
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
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令天下

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
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
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揔有平勃
之勲伊攝之霍立之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
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紆聖眷俯降臣禮赤
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
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
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

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繫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

沈廟謨智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
南棄拔身北嚮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
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
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
皇在閤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
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嵯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
國韓公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

公杜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
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
朝三日冊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
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
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
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慤皇中散大
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

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總中祿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顓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

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挽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

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
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總已搢紳瞻仰者凡
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闔然得之在臨
川有愷悌之化涖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
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
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
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怨服義日用不
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爾時

龜龍公所樞祝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燄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䟽灌叢觴輦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儁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橐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閣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

凡推轂之士繇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廕庥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剥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

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醵平五福叢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廡襜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

玄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

誌銘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
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
師長燮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
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
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司空今皇帝

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
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
建議深切漢元帝爲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
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
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琰之燕居不仕贈尚書
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深研幾
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靜褐衣
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爲尚書郎亞

尹北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蒞居最大厯十四年冬
十月繇大鴻臚貞師于梁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
封烜然光明進叅六職節制襄峴載會兵車撫征淮右
徵詣行宮真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加地
進律察廉唐鄧復總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愷悌清
靜於是膺審象之寄賛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
易坤之說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
物書洪範之說曰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寬信

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封也不尚禁厲不施瞰察扶導
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四隣敬之如神明閭
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隲財成造
化宗工雋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輝涵泳
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
謙不伐者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聳善
虛已求天下之才博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
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

父體要閎達邁乎羣倫撰海內華夷圖及論次地理之
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公
名家被病更時屏絕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爲丘禱死生
爲天理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櫝壽堂自爲終制憤然
委化以啓手足推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
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
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寺協律郎早夭
次子隣太子司議郎少子晫京兆府叅軍事馴行孝謹

號咷毀瘠奉二尊堂帷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
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總方國掃
除螟螣入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
穆如飴風叩若華鐘偉材閱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
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
於冥冥下句逮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兮闕此音形
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傳不忘本兮公之素笳簫啓路歸

此壤樹鳴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

墓誌銘

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僧孺字思黯八代祖弘以德
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
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
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魯祖集
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

諱幼聞太保生公公始孤七歲居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襄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才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

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
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
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
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
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
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畧不
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

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
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
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
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
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賁
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
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
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

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
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厯簿遍視旁側曰果然
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
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
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旼宴無時徵天下道士
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
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
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

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
民疾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簾竹爲苦其奸吏旁緣主
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
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埴甃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
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
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
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
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

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之心臣敢以
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太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
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臣附李太
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
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二十年至死
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
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貢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
在平涼郡
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

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

出都門賜黃纛搏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
器用以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
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十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
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
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
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
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
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

五年多遜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
上黨軋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
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
李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
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
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
二怒不一叅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

外長史天下人爲公援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
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
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於
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
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
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
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
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鉅創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

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闕暑闕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揺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闕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

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恡
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
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仕為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
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
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修身行事旁
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
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
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秘之長女士林稱為婦

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
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
次曰奉椿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戶部郎
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
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
前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歿少
陵南某鄉某山里銘曰

道既訛哀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污幽以獨明曠

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駭如有樞柅標揭
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壘孰爲忌畏譖去南
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
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
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顯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
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
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綢繆樞
衡臨長諸侯玄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

闕

勲猷備其贊書始終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
莫州之廟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

某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庭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徒衛尉卿臨洮軍使襲彭城郡公贈永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怍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溫重固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

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叅幽州軍事轉兵
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為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
為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
興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綮肯翳良農之無滅裂司徒
即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
長師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螽蝗為災絜齋蔬菲默以
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萋萋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
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

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
教告繇是諸戎皆為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
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吸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
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
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
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淫于澶薊之北公
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
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遯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為王

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私門耽耽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孟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

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

闕

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

輦之為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頒之絮帛

大歟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

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

於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

宰司序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既圍樂壽

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

騎士八十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

無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劍金
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几
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
須王命俄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
病遺章惴歎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
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為工部尚書凡
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庶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
雪泣祇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榮

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
斯為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
攄馨香以識冥冥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
履來宅便藩渥命焜燿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來
蕩定勇略昭宣變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為齊
斧廓開稔沴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殄穀敦悅
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

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叅差輅徐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

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
景岐州叅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北
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
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
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
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秘書省
校書一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
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

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
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
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
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
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
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
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
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

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内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噉至公專達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上

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憮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麾鞭有見

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蛆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

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
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贈焉前夫
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
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
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
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
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廡翼以
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
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
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
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
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
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
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嘗
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

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

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闕哉道
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
夫



唐文粹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

六十九至
七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九

宋 姚鉉 編

銘丁

誅表述附總一十一首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

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基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附李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呂衡州誄

附柳宗元

左黃州表

附元結

陸欽州述

附李翱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
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

右僕射李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于永
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
月乙酉返葬于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
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胤
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嶷右武衛錄事參軍飾終四
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
爲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鄠縣尉登朝爲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爲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

令課最爲戶部

開

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

爲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
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爲兵部侍郎在途加度
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令司徒爲使明年遷兵部尚
書開一歲轉吏部尚書揔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
元元天子方推心竦意倚以爲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
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

強志特立爲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還詔法程之下
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爲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
以休酥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抄使刻深吏周行支郡
鈎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桔拳然公至分命部從
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
使郡自爲理得以蠲乏用補庸亡府無私焉四履之內
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
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輕僇率循教化皆聲詩

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溲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爲奸牢盆以私幣貨寢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析秋毫而已哉其爲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

切劘奏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
多受賜焉內外掃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康
寧宴閒之不若君子以爲難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
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爲
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
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爲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
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盍簪絲桐博奕談笑嗚噓每
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

濟爲已任而績用未究斯吾君所以當宁流嘆而衆君
子失聲怛恫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曰范陽盧夫人太
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勾洎
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妹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
哲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
謹有馴嗣子繼京兆府參軍飾躬彊學幼子紆編皆以
門廕在仕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
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
慶社兮天官冢卿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
特達視所履兮表率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
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命邇已兮
維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

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
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
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
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韓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
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敏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
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
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

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灏灏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非常悅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

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
為身恥上怒天子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鳴
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久
遁無功固闕將闕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

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
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
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
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

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恒汗伏地乃出
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
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欽
禁軍帖旱糴齧倖臣之銚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
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
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
嘗去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
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

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
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
未筭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疇
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義
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
環嗟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元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揔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厯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相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

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

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詒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

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厯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

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為奉天令甫字
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
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
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拔為
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
寓卒旅殯獄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
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
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沒

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
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
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
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
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

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
兮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
寮郭伋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詞曰先生明毛鄭
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
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
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
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
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

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由博士為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姥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

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
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
世為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
持節兼本道使藉君表為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
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
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

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厯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畧張歿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乎素

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
為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
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
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祕
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
之言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
者也故為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為

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銘

并序

韓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

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其夫已乎元賓
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
祖諱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
時皇考諱鎮以事毋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
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
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

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蓋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渟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

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
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
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
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
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
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
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

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
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
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强笑
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
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
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

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
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
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
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
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

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人將經紀其家庶

幾有終始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酒去樂會哭

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南北
舟舩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
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
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
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
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
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
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

為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絜其儀冠仁服義干
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
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
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
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
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

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
克推理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
資任乃揚進於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
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
其智戎悔厥禍歎邇求侍咸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
史贊命承事風動海隅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郎吏
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
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

司刑邦憲為貳糾逖伊肅邪諛具畏遷里道民民服休
嘉恩踈若暱惕邇如遐實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
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
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甄
其麻鑿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
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止溢
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悉罷
羸乃逸唯昔舉善盜奔于鄰令我興仁化為齊人唯昔

富人或賑之粟令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唯
父善胡名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陵
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
賙賓客恒是懸磬逮茲易簣僮無凶服莫非舊陌嗚呼
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興希聖為徒志存致
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
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
言罔敷王佐之跼窮以邵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

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不渝
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
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
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
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
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

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士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訟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厯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欽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

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
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
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
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
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
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賴
之人然也賢者與顛賴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
位而道不能行顛賴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

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顯賴
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
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
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
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
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
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
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

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元魯山墓碣銘

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

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
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
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
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
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
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
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
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慈

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
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
動於心既過苴臬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
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
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
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
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
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容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

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厯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扁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

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此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鴈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咏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

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
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
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
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
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
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
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次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

卷六

唐文粹卷六十九